

LOVE STORIES

THE WOMEN

NEVER

TRUTH

PERMANENCE

OF ARMY WOMEN

# 女人

不相信永恒

黄献国·著



## 序幕,也是尾声

**浦**克瑜到张春生家里来,总感觉有佳妮的影子。她甚至可以在空气中嗅见佳妮的味道——尽管佳妮离开这个家已经近半年了,她总是会感觉到佳妮的影子在追随着她。浦克瑜有种犯罪感,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坏女人。可是浦克瑜毕竟在占有佳妮的丈夫。

楼道里很静,鞋根敲击地面的响声总是叫自己心慌意乱。她害怕“偷情”这个字眼,总是用“爱”来宽慰自己。张春生不是真爱,她不知道,她只记得去年秋天的那个夜晚。一个男人做出那样的举动,该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吗,她正是被那个毕生难忘的夜所征服的,尽管她不是一个容易被征服的女人。她就是这样爱上这个男人的。她发现女人一旦真爱,就会全身心地投入,而一旦投入,身心随同灵魂都一起溶化了,溶化的结果是迷失了自己——每一次迷失过后,春生都会把赤裸的手臂抬起,把手腕上那块罗马表伸向眼前,然后说,“我还要做飞行准备呢”,然后他就穿衣服,她开始怀疑他的真实,于是眼神就会把不愉快送给他。他是一个很会征服女人的男人。他就说,“那么好吧,我宁愿放弃一次飞行,就这样一直陪着你。”她忽然就会很满足,牢牢地抱住他说,“去吧,小心点。”事情总是轻而易举地按照张春生的意志向前走。事情一过她又后悔,不该轻信男人的话。她记不得在哪本书里写过,“男人都不是好东

西”。她不愿意相信这话的真实，但又不得不怀疑张春生情感的真实。凭着女人敏锐的直觉，她似乎感觉到：每一次张春生约她到这里来，都是为了尽快地离开她。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，她不相信每次约会都会碰巧是在“飞行前”，因为他毕竟不是每天都飞行，飞行员毕竟在地面生活的时间要比在空中飞行的时间要长得多。

这一次，她不会再放走他。她希望得到一个男人的真诚——哪怕真的耽误了一次飞行，那样就太叫她满足了。她觉得这样才真正做了一回女人！

可是，当她今天踏上这座楼房的第一级台阶，她就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她觉得今天似乎会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。但是她又无法收住自己的脚步。

她还是壮起胆子按响了那只小小的门铃。

门象往常一样，轻轻地被她拉开，屋子里也象往常一样安静，挂在墙上的佳妮在向她的微笑。

她的心刚刚平静下来，令人消魂的夜又向她张开了鹰一样的翅膀。

每每张春生都会说，“让我们飞起来吧！”于是便又一次飞过迷失自己的夜……

浦克瑜怕发生的故事，还是发生了——次日清晨，当着一把钥匙将房门开启的瞬间，浦克瑜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惊心动魄。

## 第 一 章

**佳**妮面对舷窗，盯着机翼上飞旋的螺旋桨。桨叶变得薄如蝉翼。飞机正飘进氤氲缥缈的云团，云团被切割成无数缕四处游弋的云丝。云丝似水，很轻很柔。

她想起了女儿的头发。幼儿园绿色铁栅栏的缝隙太宽。每天下午五点钟，女儿都喜欢把头贴在两根铁栅栏中间，朝着她来接她的路上张望。她想，她该去摸摸栅栏上有没有毛刺。她忽然担心毛刺会刺了女儿柔软的头。这使她的心沉下来。早上与女儿分手的时候，一杯牛奶，女儿只喝下去一半。半块夹馅饼干被女儿丢在桌上，就伤心地哭起来。

“妈妈会很快回来的，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喉头紧得令人窒息。

“几天？”女儿用忧郁的目光望她。孩子的忧郁最是叫人揪心。

“会很快……”她知道自己在说谎。可她没有别的办法安慰女儿，也安慰自己。眼泪不可抑制地溢出眼角。

这时候，张春生在客厅里唤她。

她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她把女儿留在饭厅里，走到丈夫身边。

丈夫张开双臂将她搂在怀里。

他吻她的额头，就像是一件例行公事。然后，他很轻松地

嘿嘿笑了两声。

男人的虚假是瞒不过女人的。她这样想着，便更觉伤心，眼泪也更热地流。

他拥抱着她的手臂，开始慢慢地向下滑。

“你不该在这时候倒霉，”他轻轻说。

她蓦地挣脱了他。她觉得厌恶。

她急忙跑向饭厅。女儿不在了。

她返身跑进卧室。

女儿趴在床上，悄悄地哭。

父亲的汽车先把媛媛送进幼儿园，然后送她和丈夫去机场。

在去机场的路上，丈夫挪挪身子靠近她，然后攥住她的手说：

“非要提前三天去报到，为了占一张好床，可你又要掉眼泪，舍不得离开媛媛。”

他这样说着，揶揄一笑。

她把自己的手从他手心里抽出来。她最不喜欢张春生的冷嘲热讽，她讨厌他总爱用飞行大队长的口气嘲弄她。况且，司机就坐在前面，她有一种受伤害的感觉。他太不了解女人了，尽管他们结婚已经四年，加上恋爱，六年的时间不算短。她常常觉得，他们很难沟通。

她揉了揉被他攥疼的手，冷冷地说：

“这不是驾驶杆。”

丈夫长出了一口气，仍然冷冷地笑。

“每周六，你早点去接孩子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洗完澡，给她裹条毛巾被，再抱出来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孩子在幼儿园的牙刷，毛太硬，想法儿给她再买只软的。”

“哎呀，婆婆妈妈。”

“算啦！说了也没用！”

她忽然又意识到，司机坐在前面，而她仿佛是在给一位飞行大队长下指令。这会叫他受不了。她什么都不想说了，只想尽快蹬上飞机。

丈夫掏出一支烟，点燃，喷出一团蓝色的烟雾，弥漫开。

她扬起手，使劲地扇了扇，然后靠近车门，推开三角形风挡玻璃。

现在，她感觉身子在向后仰。窗外的云，其实很象烟雾，变幻不测，聚聚散散。飞机在向高处爬，没多久便穿出云层。身子不再向后仰了，她鸟瞰身下的白云，从云的缝隙里，可以看到绿绒绒格子式的大地和火柴盒式的小村庄。

这是一次奇妙的飞行。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，那么令人不安和冲动。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她照例要带着媛媛回到自己父母家去度周末。春生没回去。每个周末，他都喜欢跟一帮干部子女混在一起。粉碎四人帮以后，小圈子里的聚会特别多。听斯特劳斯的交响曲，也听邓丽君的流行金曲，喝白兰地，跳华尔兹。春生所在部队，是一个很庞大很气派的专机师，住在北京近郊，拥有国内最豪华的三叉戟、伊尔 62、伊尔 18、安 12、安 24、子爵号。他们飞遍了亚非拉和大江南北，是军中最

见世面的“天之骄子”。丈夫正是这样一个自我感觉很高傲的飞行人员，二十八岁就当上了飞行大队长，更是有些飘飘然，即使在圈子里，也算是佼佼者。虽然他出身于普通市民家庭，但他又是空军将领的女婿，因此不但不会自卑，反而沾染了一身“贵族气”：抽中华烟、喝五粮液、玩德国照相机、有一杆铮明瓦亮的日本猎枪。每到周六的晚上，他就把她父亲的汽车开出去，跟他的那一群狐朋狗友厮混，鬼知道他们都干些什么。佳妮不喜欢那群鸟男女，不喜欢他们讲排场、摆阔气，谈论父辈的荣耀，陶醉在音乐、华尔兹和闪光灯前的那一种空气。那些人说她“假正经”，那么好吧，她索性离那群“假洋鬼子”远些。每到周六，即使回到父母身边，她也感到孤独。坐在电视机前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心理。母亲说：

“佳妮呀，你干嘛老是不合群呢？”

“我不喜欢那帮人。春生老跟他们在一起混，真没劲透了。”

“你该体谅他，辛辛苦苦的飞过来飞过去，部队又没什么文化生活，周末还不该轻松轻松吗？到底又遇上了好时候，你们还年轻，不好好玩玩，老了，人老珠黄，就什么心气儿都没有了。”

母亲早年是部队的宣传队员，演过夫妻识字的和兄妹开荒，解放后在文工团里当过歌队队长、文工团长，穿穿戴戴都很讲究，但是后来二十年间，她整个儿成了一个朴朴素素的女人，把好衣服都压了箱底。她说过，这样做不仅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父亲，生活不允许一个将军的夫人太花梢，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。因此，粉碎了四人帮，她把所有的好衣服都拿出来，分给了三个女儿。但那些衣服全都过时了，女儿们并不喜欢。每

到星期天，母亲喜欢带上女儿坐着汽车去逛王府井逛西单，帮着女儿们去买衣服、买鞋子。她喜欢三个女儿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这大概也是对她人生缺憾的一种补偿。为此，佳妮觉得，有这样一个开化的母亲，够幸运的。

其实，佳妮完全不是什么“假正经”，她跟所有的女人一样，爱穿爱玩爱享受。二十七岁了，女人最好的时光将要过去，她何尝不想好好享受点什么呢？她也有属于自己的圈子，医院里有位好朋友，是个非常漂亮非常开朗的姑娘，名字叫黄鹂。黄鹂喜欢读书，喜欢写诗，身边有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。佳妮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听他们读诗，听他们海阔天空地神聊。她们的精神世界是那么充实、那么充满着魅力。但是，时间长了，她也感到孤独。因为她不会写诗，莫名其妙的自卑感，使她悄悄地离开了他们，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热情地打来电话，说圈子的朋友们觉得少了她，诗就不再完整。她也不是不想去了，当然不仅仅是自卑，还有别的难以启齿的原因。即使不去，她的心也还是在那个诗的圈子里。

“佳妮，你拿什么臭架子！”

一个周末下班的时候，黄鹂来到了她的护士台前。

她脱下白大褂，骑上车，跟黄鹂一起回家。

“你别难为我，我不想去。”

“你不喜欢他们？”

“起码不讨厌。”

“那么是嫉妒？”

“你干嘛老是这样爱伤人？”



“这不是伤害，是敏锐。小市民习气不该出现在你身上。”

“那么我是什么？是贵族？”

“当然是贵族。我很欣赏你身上的某种高傲并且带有几分忧郁的贵族气，啊呀，你不是看不起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吧？有人出身很卑贱。”

“别自做聪明啦，黄鹂。”

“那你到底是为什么？……我发现，你结婚后变化很大，越发地孤独、忧郁，甚至于我感觉到，你给自己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壳！”

“谢谢你的敏锐和深刻。我劝你还是好好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我倒是发现圈子里的几个小伙子都对你有好感呢。”

“不仅仅是好感，而是大献殷勤。”

“那就快点做出选择吧？”

“干嘛要过早地钻入婚姻的牢笼？”

“你不是在追逐性解放吧？天哪。”

“我劝你好好研究研究欧洲的文艺复兴。别以为北京人吃了仨公一母四个螃蟹，就真的解放了。”

“行了，大文豪。别拿欧洲史来吓唬人！我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水儿！”

“我小学毕业。别小看自己！毛泽东的社会大课堂，不知培养了多少思想家呢！”

“别深刻了，快结婚吧，结了婚，你就更深刻了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！”

“佳妮，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别成了你丈夫的奴隶！大队长的夫人，靠山吃山？将来成了将军的夫人，又怎么样呢？贵族式的庸俗，行尸走肉！”

她喜欢黄鹂的尖刻、敏锐、直率。跟黄鹂在一起，无须设防。但是，跟黄鹂分手后，她觉得黄鹂这个鬼丫头，好像已经窥见了她的内心。她有点害怕。她不希望世界上任何人知道她心底的隐痛……

后来有一天，佳妮在医院的澡塘里洗澡时碰到了黄鹂，黄鹂把她拉到她的蓬头下，悄声对她说：

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刚刚成立了一所军医学校，军医大专班，两年学制，去读书吧，咱俩一块儿去！”

“我怎么没听说呀？”

“没错儿！消息绝对可靠。不瞒你说，我有朋友了！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凡夫俗子，你意想不到，也不值一提。但是他对于我，特别重要！”

“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

“一个星期前，他离开我们科，出院的那一天，我才决定认识他。”

“很浪漫是么？我想一定很浪漫！”

“算了，不谈他。还是谈你。你想不想去上学？”

“要考试吗？”

“当然不要考试。名誉上说，是由部队推荐，事实上也是由部队推荐。问题是看你路子野不野啦！”

“我父亲他……”

“他不愿意帮助别人，是么？放心，我绝不麻烦你，我有路子。我真是在为你着想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真得好好想一想。要是三年前，没有孩子，我会毫不犹豫。你没有孩子，你体会不到……”

“哼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佳妮，你结婚最大的收获，就是为他生了个孩子，是么？”

“我不是家庭妇女，也没有那么庸俗。”

“可你完全成了他的附庸。你别再打断我，听我说，……你离开我们的那天夜里，时间还不到十点，白马王子正在读他那一首《皇帝的轿夫》。你的那位春生开着汽车来接你。他走进屋来，大家谁也没有理他——因为那诗写得太棒了：‘千百年，养育了千百匹骏马/千万代，延续着一个不死的家族/你的荣幸，正是你的悲哀/你的永恒，正是你的腐朽……’春生很没礼貌地打断了那首诗，绷着面孔把你带走。我看出了一个男人的嫉妒……，从那天开始，你就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
佳妮突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。她感觉到心底很冷，冷得叫人难以忍受。她甚至觉得自己赤裸裸地站在黄鹂面前，也有些难为情，便背过身去说：

“俩人干嘛要挤一个莲头……”

她走向另一个莲头下，叫喷洒如注的水尽情地冲洗她。她忽然恨黄鹂了，恨她的尖刻，和极善于窥视人心。

黄鹂又凑过来，很温柔很亲切地说：

“我真是在为你想。丢下烦恼、丢下孩子、丢下丈夫，陪一块儿去吧。大夜、小夜，驴打滚的夜班，你还没受够？医生下了医嘱，够咱们当护士屁颠儿屁颠儿忙乎半天的。干嘛要当那一辈子下三赖？干嘛不当人上人？凭智商、凭能力、凭本事，咱们那样儿比别人差？去吧去吧，我求你啦！”

黄鹂的真诚，打动了她。她轻轻地点了头，并且说：

“我去”。

黄鹂抱住她，就在她的脸上吻了一口。

害得佳妮半天没敢抬头。天哪，澡塘里那么多人，还不以为这两人是疯子？

从那一刻起，佳妮的心，就惶惶地与她那个小家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做饭的时候，她老是想像那大饭堂里嘈杂的气氛；睡觉的时候，钻进丝棉被，她老是闻见军用棉被那股特有的气息；星期天的早晨，本来是可以好好睡个懒觉的，她却早早地醒来，耳畔总是萦绕着军号激昂的旋律。当母亲的人，忽然变得不安份了，她总是惶惶然不可终日。

她的心走了，连她自己也没留住。

身下的云，渐渐薄了、少了。

大片大片的田野和村庄重又尽收眼底。苍莽的群山变得渺小，浩荡的河流变得纤细，她忽然体悟到鸟的视野和心胸该有多么博大。博大的自由，使她把家甩得越来越远了。与女儿分离时那揪心的痛苦豁然变得无影无踪。她也说不清女人的心为什么会一会儿沉重、一会儿开朗。她甚至责问自己的感情是不是真实，因为她太害怕虚伪了。现在她毕竟是想沉重也沉重不起来了，因为太阳的颜色是那样明丽，从窗口投进的一束光，刚好照在她连衣裙的胸前。这是一个月前，妈妈陪她到西单商场买的，方领口，腰身很漂亮。穿了两次，她就没再穿，因为春生说那领口开得太低了，甚至乳罩的拉带常会从肩部露出来。春生太计较，计较的时候，脸就拉得很长很难看。她不愿意为条裙子跟他斗口舌，索性不穿。要上军校了，她把裙子

穿起来。一大早，春生就绷着脸。

“反正我到那儿总是要穿的。与其说背着你穿，倒不如从今天就穿起来。”

“穿吧穿吧，我不管，有人会管。准保到了那儿就得脱下来。军校可不是夜总会！”

“军校终归是有文化的地方，星期天节假日，穿一两件好衣服会有人管？”

“我不跟你辩论，走着瞧！”

这一回，春生倒是表现出一点大度来。

她轻轻捏下了挂在领口上的一缕头发，目光又一次投向远方，在遥远的地平线上，寻觅那个将要属于她的地方。雄伟的教学楼，气派的实验室，铺满绿茵的操场，以至于舒适的宿舍和铺上军用毯和花床单的钢丝床。门上会有门帘吗？晚上洗身子怎么办？带来六双鞋子该摆在哪儿？宿舍到底有多大？住四个人还是六个或者是两个人？她的床该选在窗子的东边好还是西边好？

没有答案的猜想，是美丽的猜想。所有的画面都叠映在远方的地平线上……

临行前一天，是星期天。

佳妮、春生、媛媛去王府井，在东风商场的天井里，她意外地遇上了中学同学浦克瑜。克瑜是个天赋极好的女孩，拉小提琴、唱女中音、画油画，无所不能。记得她父亲是部队文工团的著名的指挥家，文革落难，全家下了农村，从那以后，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这次邂逅相逢，真有些戏剧性意味。如若不是

媛媛一定要吃冰淇淋，怎么会在走出冷饮店的那一瞬，碰上浦克瑜呢？

是她先认出浦克瑜的。克瑜的肤色以至于身条还都那么好，那一双充满智慧、流溢着宝石般光芒的眼睛，是启迪佳妮记忆的一把钥匙。她毫不犹豫地就唤了浦克瑜的名字。

克瑜愣了半天，似乎记不起她是谁。

“我是佳妮呀？！”

克瑜沉静的眼睛里蓦地射出光彩：

“哟，真不敢认了，你的变化好大呀。”

她的心一沉，女人敏感，使她有些自卑。变了？变漂亮了呢？还是变丑了？当克瑜上上下下打量她的时候，她好不自在。她立刻把女儿推到克瑜的面前说：

“快叫阿姨！”

尴尬这样消失了。

“哟，这女孩好漂亮！”

克瑜用手指刮了媛媛的小脸蛋。

“你呢？有家了么？”

克瑜摇摇头依旧很沉静地说：

“还没，独身。我在读电影学院。”

“电影演员？”

“不，是导演。”

“啊唷，真了不起，毕业了么？”

“还有一年。你呢？”

“护士，不过马上要去读军医学校。明天就走了。”

“给我来信么？电影学院，导演系，挺好记，是么？”

“好吧，常联系。”

然后就握别了。

佳妮一转身，才发现丈夫的脸色阴沉着。丈夫说：

“你干嘛不介绍一下我？”

“忘了。你完全可以做个自我介绍。”

“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”

“那就只好说，对不起。”

“你怎么不告诉她，你坐飞机走？”

“你该知道，我不喜欢炫耀！”

春生的话，叫佳妮的心境一下子变得很坏。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希望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年轻的飞行大队长，并且常常给大人物开专机。当然，他也就希望浦克瑜知道，佳妮坐他的飞机去上军校。这是一个飞行大队长的特权，他可以跟他的上司以至航行调度部门划定一条“训练航线”，以“搭乘便机”的名誉让妻子享受丈夫的特权。他以为这就是丈夫给妻子最优越的“恩赐”。其实，完全不仅仅是“恩赐”。去年夏天去北戴河，上火车前，丈夫一定要她把裙子脱下来。在车上，她跟陌生的男人搭话，他也不高兴。她感觉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，心里太猥琐，实在是个心胸狭隘的“小男人”。她从心底看不起他。但他是她丈夫，这是不可摆脱的事实。

佳妮和黄鹮披头散发地走出浴池，回来的路上，佳妮突然发现黄鹮独身宿舍的窗子上，站着一个男人在擦玻璃。那间靠近楼角的三层楼上的宿舍，她太熟悉了，四年前，她就住在那里。

“那是谁？”佳妮一扬下颌，望着那窗子上的男人。

“哎呀，这个爱献殷勤的家伙！”黄鹮脸色骤变。

“他就是你的那个朋友？”

“暂时是这样，”黄鹂渐渐平静了，脸上却没有笑容。

“让我上去看看好么？”

“随便。不过你腰里最好别上一颗手榴弹。”

“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否则，你会被他吓死！”

果然，这是一个无法描绘的平庸的男人，平庸得令佳妮后来走下楼的时候，就再也回忆不起他的模样了。

当她俩走进屋的时候，他象个猴子似地从窗子上跳了下来。黄鹂介绍说：

“佳妮，我的朋友——李京生，后勤部卫生助理员，一个丑陋的‘敲钟人’。”

李助理谦恭地笑着，向佳妮行了个注目礼，然后就急忙为她俩沏咖啡。

佳妮说，“别客气，我坐会儿就走。”

黄鹂说，“大机关的助理员，都是首长们的跟屁股虫儿，侍候人侍候惯了，你别管他，尽管叫他侍候。”

李助理也不在意。只管笑眯眯地用双手把杯子捧过来。这情境叫佳妮想起了当年她跟张春生刚相识的时候。是爸爸下部队时看上春生的。春生那时候是个中队长，爸爸说，是个很有潜力很有发展的好苗子。春生第一次与她见面，也是这样谦恭地笑，并且把自己的保温杯里里外外冲了三遍，给她沏了一杯茶，用双手捧给她……

她接过李助理端来的咖啡，李助理说：

“以后有什么事说一声儿。”

“俗气，”黄鹂拉下脸儿说，“擦你的玻璃去吧。”



李京生就乖乖地再去擦玻璃。

她和黄鹂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，便告辞了。下楼的时候，她告诫黄鹂说：

“别叫他的假象蒙住了眼，结了婚，就是另一回事！”

“我懂！你看他配得上我吗？”

“我也觉得奇怪，你怎么会看上他？”

“哎呀，这还想不通？军医学校是谁办的？卫生部！进了校门，我就蹬了他！”

这话，叫佳妮目瞪口呆。

“你可真够心黑手毒呀。”

“没办法，我爸爸不过是动刀子的外科主任，没路子，涉世处事，只能靠自己，你说是不是？……”

佳妮只能点点头。

她还能说什么呢？

电视里的郭兰英在唱“花蓝的花儿香”，父亲用穿着皮拖鞋的胖脚，在美滋滋地打着拍子。母亲对佳妮说：

“当年我也唱这支歌。我在台上唱，你父亲就在台下用脚丫子打拍子。唱完了，他又叫我去谈话。我唱一次，他就谈一次，说哪儿哪儿还唱得不好，装得挺象那么一回事儿似的，谈来谈去就上了他的圈套。政委找我谈话说，‘你看咱们师长怎么样？’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！他看上了我，自己不出面，叫政委出面，你看有多狡猾！”

佳妮揶揄一笑：

“男人都是骗子！”

父亲只管洋洋自得地笑，继续用脚打拍子，并且说：